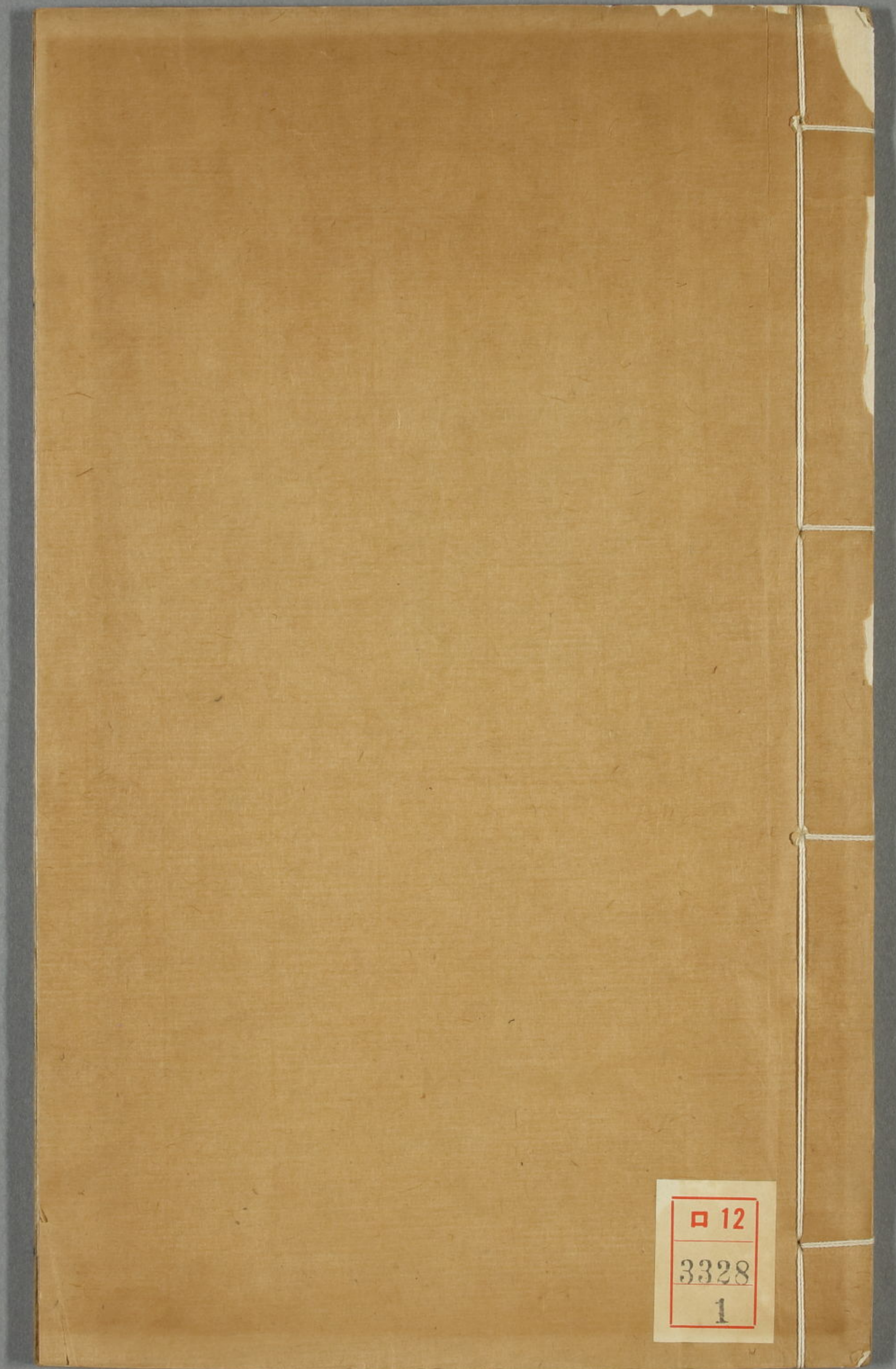




□ 12
3328
1



四

書

問

門口 12
3328
卷 1

光緒辛卯孟
冬江甯翁氏
心清平軒刊
吳大澂署檢

昭和十八年
七月二十五日
購求



四書記聞卷上

上元管同著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世或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得為孝設父所行誠不善而亦待三年則豈不至於亾家而喪國與尹氏游氏之說故為得之曰三年者居喪之期也古者人君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君之身固未嘗得有為也至於士君子居喪則一皆廢業而不為禮樂其於家事亦必有所屬焉而初非自為之矣夫先王之為是制固以盡人子哀痛不暇之情亦正

四書言理
以處夫父行之不善者使他人代爲更之而不使人
子有悖親之迹故曰禮以義起也後之人不守此制
則於父行之不善者亦安得而不自改夫自改於親
喪未久之日雖於勢萬不能已而於情何以能安乎
故子曰三年無改者正謂於善惡一無所改也於善
惡一無所改者恪遵乎諒陰廢業之制斯守禮也而
固極乎情矣夫守禮而極乎情斯謂孝矣而豈得如
尹游之所論哉古者天子諸侯有冢宰大夫有家老
而士亦有家相故曲禮曰士不名家相長妾三年之
喪士大夫蓋委事於家老家相故其身得以廢事特

經未備文耳惟聖人則不能拘是制矣然而禮不下
庶人也夫事親之道有隱無犯故三年子不可以改
父事君之道有犯無隱故三年臣直可以改君宋元
祐初司馬溫公爲相盡變豐熙之法而小人者持是
語以搖國是儒者亦不知其解故曲爲說焉不知以
經言之則變法當一聽溫公而哲宗者初不當有所
與也嗚呼三年無改者惟諒陰與廢事故也君不行
諒陰士大夫不能廢事天下國家之故難處者豈不
多哉夫然後知先王制禮之精而末世不行禮者之
爲害大也

無違

違之字从走韋聲本以背去爲義論語棄而違之左氏傳齊師違穀七里此違之正訓也夫違旣以背去爲義矣故逆人意者亦謂之違論語又敬不違孟子無違夫子是也背義理者亦謂之違尙書靜言庸違左氏傳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是也是二者意殊而語無異故孔子旣以告孟孫而恐其未達朱子之言無纖毫之有誤也鄭少谷乃謂孔子告懿子無違者謂無違僖子之命而學禮而毛大可力主之是徒知逆人意者之謂違而不知悖義理者之亦謂違也其於

古訓也疏矣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斯害也已與斯亦不足畏也已文句正同舊解無可易世有訓已爲止者好異之過耳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論語此章蓋正因是而發當其萬也臧孫曰是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君臣謀之而乾侯之難作矣夫昭公欲逐意如誠可謂輕舉以得禍而其臣臧邱等之勸以逐者皆爲私也然而

季氏之惡豈復可忍乎謂昭公制之不得其道則可謂季氏之惡可忍而不誅則亂臣賊子無一而非可忍之人矣而觀左氏及公羊則當時之人率以意如爲可忍故孔子特發此言寬弱主罪逆臣而深警當時之黷黷云

哀公問社

新唐書儒學傳禮部尙書祝欽明問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用石奈何張齊賢對春秋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於社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同按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古魯本或作

主而注家以廟主釋之或作社而注家以社主釋之今雖未知的作何字而要以宰我所對言之則公所問者必社主而無他義也古者刑人於市初不於社而甘誓言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者正謂軍中奉主以行如齊賢所對之義耳惟社主古就以戮人故曰使民戰栗若使哀公泛問社義則宰我何獨爲斯言而社非用刑之地則戰栗之說亦爲無因而發矣故知所言必社主也或曰古社主必用石而不用木同按鄭康成周禮宗伯注社主蓋用石蓋者疑辭耳呂氏春秋殷人社用石夫旣曰殷人用石則周人

之不用石可知矣要之殷人以柏亦不以石也或曰古之社壇而不屋以受霜露風雨若用木主何所藏之考古者宗廟之主有石函左氏傳所謂祔者是也夫在廟猶用石以函之豈於社之不屋者必任其摧殘於風雨而不可有以護之乎其爲說亦過拘矣夫社之樹木古有明文故漢時猶有枌榆之社朱子之說固不可謂無據也然用是以講戰栗之說則不可得通是以必以社主釋之大抵漢儒之言雖或附會而有本者亦多矣未易卒棄之也

吾道一以貫之

朱子釋此章謂曾子有所見而難言故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著明之使人易曉其言精當之至矣近世學者多謂聖人之道實不外乎忠恕朱子似猶見忠恕爲小者故云爾同竊以爲不然程子說此章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爲忠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爲恕且曰動以天而朱子采之其見忠恕豈小哉然而猶曰借其目者何也忠恕者道之有名跡者也故孔子曰違道不遠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若孔子語曾子一貫而曾子曰唯斯時之言有不可以名跡論者矣於穆各正猶可謂之忠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至矣可更名曰忠恕乎哉孔子之繫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斯言也卽一以貫之之說而無極之旨未嘗不在其中然此惟曾子知之而下此者不能曉聖賢教人欲無弊而不躐等曾子所以特借忠恕爲辭以答門人之問焉耳昔謝上蔡初見程子述易繫之言程子謂天下有此理而賢則發之太早程子之言卽曾子告門人之意夫程朱說此章其爲義至大且精而顧皆不及乎無極之旨是其言猶有隱而未發者矣而說者乃曰言無極者二氏之學夫無極誠爲二氏之學

也無聲無臭易中庸何以有是言哉

古者言之不出

出如小德出入之出其訓踰也過也范氏說非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或謂同云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故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大賢以下則有不能矣故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此皆喻言而說者失之

吾與女弗如也

與猶以也以猶謂也漢人謂孔子自謂不如顏回其解固謬而朱子謂與爲許其於辭亦迂曲非經義之

本然也以與相通多見於經典詩召南不我以不我
與鄉射禮主人以賓揖鄭康成注以猶與也下逮唐
人陸宣公韓昌黎其文尙多有之

宰予晝寢

聖賢之道主敬而尙勤是故好學而使人執禮者孔
子之所以爲教也然而春秋時天資高明過乎中庸
之智者則已任情放達而蕩然於禮法之外原壤子
桑伯子之徒皆是已原壤子桑伯子彼二人豈常人
哉蓋其學正如後之莊周以爲道真在此而以先王
之制禮爲繁聖賢之勤學爲害性是以舍棄儀節放

軼規矩而所爲至於如是焉耳宰我子貢智足以知
聖人而孔子嘗曰賜之華不如予之實也然則宰予
蓋天資高明有莊老明自然之意其問從井救人老
子小仁義之旨也其欲短喪卽臨喪不哀母死而歌
之類也推是以言晝寢非卽原壤夷俟子桑伯子不
衣冠而處之爲乎是雖當聖人之世教學昌明必不
至如後世阮籍之徒縱情自肆成風俗而害國家其
爲禍若是烈也然而不力禁焉則亦足以啟其端矣
夫古者自天子至於庶人明動晦休無日以怠若夫
異端之徒游惰廢事帥民而出於無用其與朽木糞

土奚異焉此夫子責宰子之本意也細繹宰子之爲人先儒所謂志氣昏惰能言而行不逮者愚以爲未中其病云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春秋以前所謂天道者有二說焉中庸誠者天道此一說也左氏傳天道遠人道邇國語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此又一說也子貢所云天道不可得聞則所指與左國同與中庸異鄭康成注論語釋以七曜變動之占見後漢書桓譚傳注其說雖爲不備要之天道云者吉凶休咎感應之說而已矣何晏集解乃釋以元亨利新

之道宋儒者又以卽性言之其爲說固日以精然竊恐子貢之意未必然也夫吉凶休咎感應之說言理若可憑而論數則有時而不驗其事元遠難識非可教人故聖人罕言命而不語神是卽天道不可得聞之說耳若夫元亨利新聖人雖未嘗顯標其旨以教人其平日所常言豈能外此而何以謂之不得聞而如以爲天道卽性則言性足矣何必更及乎天道故知其說雖精而初非經之本義矣謹按漢書張禹傳成帝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對災異之意深遠難見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

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然則禹說論語亦以左傳國語所云天道者解之與鄭同矣何氏之徒乃棄而不取也

狂簡斐然成章

朱子解在陳章以爲專言狂士近世講義尤牽合不可分是特因孟子萬章之問答而爲是說耳吾以爲實不然也萬章之問正誤合狂簡爲一故孟子首爲分之以進取屬狂以有所不爲屬狷至若斐然成章則萬章所未問孟子所未言兩書異辭安得取彼文以解是章之義哉吾謂孔子在魯弟子非一人矣其

性之所近學之所成則又非一塗矣是故有狂焉有簡焉而又有斐然成章之士焉簡非卽狂而斐然成章者又非卽狂與簡且夫萬章之問本以狂簡爲辭而孟子則答以狂狷簡之卽爲狷也不待言矣若夫斐然成章大抵禮樂之儒文章之士聖門若子游子夏子張皆其選也是三者固皆子之所思也設必以簡與斐然成章悉歸而爲狂者之事則孔子在魯之弟子豈得皆狂而其有異於狂而爲狷爲禮樂文章之士者豈聖人遂不思之而併不欲歸而裁之哉甚矣其不然也或曰狂簡不知裁朱子謂過中失正陷

於異端其說是矣彼禮樂文章之士又何以解焉曰
狂簡者常至於失中禮樂文章者易流於務外弊不
同而爲失豈殊哉孔子曰師也辟曾子曰堂堂乎張
也難與並爲仁矣是斐然成章者不知裁而至乎是
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

九經說曰政所從出者冢卿也位非冢卿而冢卿授
之一國之故身率以聽焉是之謂使從政若子皮之
於子產季桓子之於孔子是也同按此因左氏傳子
產從政一年而爲是解然考楚伍參謂莊王曰晉之

從政者新晉彌牟謂仲幾曰晉之從政者新一謂荀
林父一謂范鞅其時皆新將中軍而二人以爲從政
則從政固卽執政矣邢疏謂從一官而爲政朱子云
從政謂爲大夫皆非是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昔者孔子之自言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
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孟子亦載其言曰聖
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然則是二者孔子以
之自任久矣若夫默而識之則其語他無所見然而
口不言而存諸心是亦學者當然之事固非若聖與

仁爲聖人之所必不敢居者也集解引鄭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其辭意甚爲迂晦要之釋爲自任之辭則甚當而朱子以爲謙不敢居者過矣夫聖人豈敢自謂已能哉蓋欲以辭生知仁聖之目姑取其事之出於學力者而任之又以見吾之行非有卓絕不可幾之處凡若此者固皆盡其心力之所能由下學而上達者是亦勉勵學人之意也云爾雖然是三事也非聖人孰能然觀子貢仁且智夫子旣聖之語則安得謂其非極至也至若何有於我其意固爲自任矣而其辭則與他處專言何有者加抑揚焉若不自

知其能否而自問且問人者然此則聖人之謙光溢於言表者與

出則事公卿章其解與此同

固天縱之將聖

將大也古大指謂之將指正用此訓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集解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正義曰下大夫稍卑故與之言可以和樂上大夫卿也爵位既尊故與之言常執中正同按注疏此言本爲無病朱子不取而改用說文按說文言部誾和說而諍也从言門聲从部侃剛直也从侃侃古文信从水取其不

舍晝夜論語子路侃侃如也說文所云和說而諍者固近孔中正之訓矣其以侃爲剛直則與所云从亼从水者初不合蓋叔重誤記論語侃侃屬子路子路剛直故於是字亦遂誤解焉耳考古字侃與衍通後漢書袁安傳云蓋事以議從策由眾定閭閻衍衍得禮之容閭閻衍衍正用論語是節文而侃乃作衍衍之見經者其訓止爲和樂曷嘗有剛直之訓耶且論語侃侃本屬冉有子貢叔重所云从亼从𠂔正和樂能言之義以比二子故爲似之以言子路則氣象不侔矣要之聖人之德氣本無不備惟其時下大夫卑

微故接之主於和樂上大夫多專橫自恣故接之主於中正此亦當時事理固宜然者朱子蓋覺其義淺而改用說文以反詰之不知所用者乃許氏之誤說也

必有寢衣

孔安國注論語謂寢衣爲今之被說文被寢衣長一身有半从衣皮聲衾大被从衣今聲同按古被之形制雖不可考蓋介乎衣衾之間左氏傳楚子次於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其制蓋披於肩被略如今之雨衣然而制則短矣及孔子於

四書訓聞 卷一
齋時服之以寢乃長之使至一身有半此特制也當
西漢時聖人車服禮器雖不盡存度其家猶相傳說
故安國謂寢衣爲被說必有本也而顧以爲卽今之
被則其言不能無失漢後之被乃古之所謂衾而非
其所謂被也楚子翠被以出所用者豈衾哉許叔重
似疑此故說文以被爲寢衣而以衾爲大被以爲二
者蓋有大小之分要之混衾被而一之其所言仍漢
制非古制矣漢時之人旣誤以被爲衾故別名古被
爲帟玉篇帟披在肩背也釋名披之肩背不及身也
此所言正古之被制而二書乃循俗名謂之爲帟不

知帟者帟也方言說帟云陳魏之間謂之帟自關而
東或謂之襪其後又云繞衿謂之帟郭景純注俗人
呼接下江東通言下裳此所言者豈披之肩背之服
哉因流俗一時之誤而至今併被與帟之制皆不明
已

周理衷曰葛生詩毛傳云齊則角枕錦衾衾卽被也
是可爲寢衣卽衾之證予謂寢衣果衾也是則人所
同有也其長一身有半也是亦人所同然也鄉黨之
篇何以獨爲子記與

齊必變食

論語齊必變食至不多食古注疏謂以上皆蒙齊文近世朱錫鬯因之遂謂齊亦飲酒而食肉且有加考之古不然也莊子載顏淵曰回之家貧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孔子曰此祭祀之齊莊子之言多荒誕不足信而生於周時則齊禮其所知安得謂其爲造飾哉國語先耕藉三日王卽齊宮乃_淳濯饗醴及期饗醴乃行_淳濯饗醴者注謂王沐浴飲醴酒也世遂以此爲齊日飲酒之徵不知醴之與酒其爲物截然而分注謂醴酒非謂酒與醴也楚元王敬禮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常爲設醴齊日饗醴此正以見其不

飲酒耳而齊何反以爲徵也若夫奈不茹葷所指固五葷非肉食矣然謂齊日食肉且有加則亦殊無確證周禮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說者謂殺牲盛饌曰舉周制王日食一太牢遇朔加食一等當兩太牢而散齊致齊則加牲體至三太牢以是爲肉食有加之證禮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宋司馬子魚曰古者小事不用大牲皆所以廣仁恩惜物力也王日食一太牢固已爲過況因齊而日殺三牛乎周禮之書固多難信此則正其可疑者曷足據也夫齊者所以交神也交神主於敬其於祖考則方思其笑語嗜欲而愜乎

其如聞見焉當此之時必去酒而食不加多雖禮無明文而君子可以義起矣由是言之則肉雖多與惟酒無量之文必非齊時之事注疏以爲蒙齊文者不足信矣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世或謂冉子爲邦嘗以足民自許其聚斂也必非如後世之橫征殆如管仲相齊李愔治衛務農盡地力上富其主而下亦不至窮民然而孔子深惡之者孟子所謂無能改於其德也予考之殊不然冉子之聚斂正春秋哀公十二年用田賦一事耳田賦之說杜

預與賈逵不同賈逵謂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三頭今一井之田而出十六井之賦杜預謂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逵之說韋昭已疑其太重而預說亦未甚分明今誠不可考矣第據國語載孔子曰有軍旅之征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是則古之邱法於牛馬甲士外別出以供軍用者如此曰其歲者有軍旅之歲也有軍旅則收之無軍旅則不收之也季氏用田賦未知於舊法何如要必按田收之更不問軍旅之有無故春秋書用田賦用田賦者專指粟

四書講義
而言也惟專指粟而言故論語曰聚斂而孟子直曰
賦粟倍他日由是言之聚斂與田賦豈非一事也耶
吾意冉子爲此亦自有說蓋古者不按田收粟而猝
而收之其數多今者按田收粟而漸而收之其數少
此其間亦固有調劑未至困其民如後世橫征之事
也然而以入言之倍於他日安得不謂之聚斂孔子
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從其中斂從其
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田賦之爲聚斂孔子固已明
言矣冉子仕季氏旅泰山伐顓臾用田賦後二事皆
于孔子訪之伐顓臾冉子與其謀用田賦冉子豈得

辭其責哉聚斂之大無加於此不必強爲之說矣

浴乎沂風乎舞雩

水經泗水注云沂水北對稷門稷門亦曰雩門春秋
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請擊宋師竊從雩門蒙臯比
而出者也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
舞處也風舞連文誤按以酈注所言推之則出魯雩門卽
爲沂水而舞雩又在沂水之南其地勢宛然可見云
爲國以禮其言不讓

爲國必以禮而禮卽兼讓讓也者朱子所謂禮之實
也舍讓則未有可以言禮者也故曰能以禮讓爲國

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子路之使民有勇知方不以禮而能若是乎旣以禮矣苟不讓則且無如禮何而尙能如所云乎然則禮讓爲國固子路之所能其不讓者特言志之辭焉耳此雖可哂於爲國之禮讓則無損然孔子必先言爲國以禮者正謂其能知禮讓之道則發言亦不當有不讓也朱子外注引程子子路未達云云此說恐未是蓋程子之意推及禮之至精故謂子路有所未達不知孔子明日爲國則所謂禮者正指安國家定民人之事若至精如性與天道此時固未暇言而遽以其不達而哂之其

於情事豈合乎哉夫治民而能使有勇知方此不惟富之而抑且教之禮讓者固教民之具也冉求自謂能富民而不能教故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此雖以子路見哂而謙遜其辭實則求之才固不如子路遠也

唯求則非邦也與

此以下注疏以爲皆夫子之言其辭甚當蓋子於子路許其爲邦而特哂其言之不讓故接言唯求與赤豈非亦欲爲邦乎而求言小邦赤言小相其辭謙遜若此不若由言之不讓也言此者非論求赤正以發

明哂由之意孔安國注致爲明晰朱子以兩節上句爲曾皙之問辭而其下爲子許二子之辭味其語氣似皆失之

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此一章三賢所言皆自爲諸侯之事未嘗更言佐諸侯也然由求之說易明耳而赤曰願爲小相則其辭甚謙若不敢以諸侯自處者故孔子特爲申之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也以經考之周頌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宗廟之相左氏傳踐土之會鄭伯傳王用平禮也此會同之相二者之相爲諸侯不亦明且

確耶近世講義辨說紛紜謂孔子不當以諸侯許弟子夫顏淵問爲邦而孔子告以四代之禮樂又曰雍也可使南面聖賢據實直言豈若後人之多忌諱哉且宗廟會同天子在焉不得專爲諸侯之事又此二句苟非言相則其下承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所謂大小者何指哉於文義皆爲闕略也已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

姚姬傳先生謂同云集注謂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此解未是論語此章蓋向魑向巢皆已死而司馬牛憂戚之辭故子夏首言死生有命

而以四海皆兄弟解之設使牛固有兄弟而子夏爲是言則其說爲無差等且向魋固惡而巢非有大罪使其未死牛何至遽爲是言哉衛靈公言余無子叔向言肸又無子古人辭固有然者而未可用以解是也同按左氏傳哀公十四年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魋奔齊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後卒於魯郭門之外阤氏葬諸邱輿左氏此傳乃統敘牛之始終非一年事魋巢之死傳皆不之載矣不可知其何時也

必也正名乎

人君以國政授一羈旅之臣旣得政乃謂是君有罪不可立併其父子皆廢置之而更立他人以爲君事則快矣豈聖人之所肯出哉子路謂衛君待子爲政而子告以必先正名胡文定謂子苟得政必將上告天王下告方伯廢輒蒯聵命公子郢而立之嗟乎待子爲政者非輒可也待子爲政者爲輒子亦安能先廢輒耶然則子曰正名者何也曰正名者設爲必不能然之事以明吾之不仕衛而已蒯聵欲弑母因之得罪於靈公苟正其名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蓋必爲申生而後可也而爲其子者拒之不可迎之不能

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必如是而後名可正焉耳夫是二者度其勢豈能得之於二人哉名之必可言也而二者必不能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而二者必不能行也不能言不能行則吾有不仕而已是蓋聖人之本意也嗟乎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此子於衛孝公所以爲公養之仕也然而待爲政焉則其人有難與處者夫天下豈有綱常不立而顧可與共事之人哉雖然子固不仕衛矣而苟論衛事則舍是亦將何以爲言事不能行而斯言萬世不可易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樊遲請學稼

左氏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未知其爲大夫與爲家臣與要之遲嘗出仕有爲民上之責矣稼圃之請蓋正當出仕之時故夫子不答而直以小人譏之以爲旣爲上矣不當置所當爲而下問細民之事也若遲方平居爲士庶則請學稼圃雖爲失問而予之譏之何專以爲民上爲言乎必不然已

不占而已矣

集解鄭曰無恆之人易所不占同按康成此解本無

弊而可從占者所以決疑決疑者一占而疑可決矣而世有無恆之人則其情且時變其於占必有不能一爲而遂已者而占雖明示之亦終不能信守雖鬼神如之何哉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是卽無恆不占之說耳楊龜山乃謂人之無恆由於不占之故竊恐未然無恆者雖巫醫不可爲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者君子學易之事子豈以責之不若巫醫者乎禮記緇衣載是章之說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曰我龜既厭

不我告猶緇衣以卜筮爲巫醫蓋正因不占一語而誤要其言不占則正謂不可爲占而非謂其不玩占也是公孫尼子之解與鄭同也

夫子不答

方植之曰夫子不答者理有時不勝數而此說非可以告人也同謂此卽罕言命天道不可得聞之旨

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聖人之待人也恕而立論也寬其責於人未有過爲深刻者也臧武仲以立季悼子故爲公彌所構而奔邾其得罪者季氏焉耳自邾如防請立後而避邑其

所要者亦季氏焉耳當是時微獨國人不以武仲爲要君而武仲亦自無要君之意而孔子獨毅然罪之此何說也曰此非誅意之法正名之義也季氏者陰據魯國之政而陽予魯君以名以私憾逐臧孫而盟之必以犯門斬關犯門斬關者魯國之禁令也然則立後之得否季氏猶以其名歸之魯君而已若不得與也而武仲者漠然不顧是其實爲要季氏而其名則爲要魯君聖人以爲旣犯其名卽爲犯其實是以毅然罪之宋之盟會季孫使以公命叔孫曰視邾莒此公命豈真公之命哉而叔孫不從春秋遂貶而去

其族知斯義也則武仲之罪何所逃耶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自古權姦竊名器以號令天下遂無如之何相軋相傾則身先犯義矣嗚呼可懼也夫齊桓公正而不譎

世或謂此下三章爲齊人所附會今固未敢決其然要之論語此篇爲齊論而非魯論則固有明證是書於魯君昭公定公哀公皆稱諡稱公而不以國舉其於他國之君若齊景衛靈皆舉國焉其通例也惟是篇載齊事直曰陳成子弑簡公不舉國名與他篇迥相異故知必齊人者爲之而初不出於有曾諸賢之

四書章句
手矣魯悼公之四年齊師救鄭中行桓子謂田常乃
今知所以亡當是時田常尚在度常之死當於戰國
之初而此篇舉其諡然則記此篇者戰國時人去孔
子之沒已遠也

自經於溝瀆

孫君淵如謂同云錢獻之說溝瀆非可言自經溝瀆
者句竇也同按齊世家殺子糾于笙瀆索隱引賈逵
云魯地句竇又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笙如
字瀆音豆今論語作溝瀆蓋後代音轉而字異故諸
文不同耳如索隱言則溝瀆在唐前固有釋爲地名

者非錢之創解也然如是說則孔子所云匹夫匹婦
正指召忽與應劭傳所言同矣而何晏注論語獨取
王肅訓爲溝瀆之中者而不用地名之說蓋肅謂死
事既難孔子不言召忽之不當死晏用其解以應劭
語爲不然也左氏傳囚王豹于句竇之邱句竇卽笙
瀆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東北三十里

勿欺也而犯之

欺也者欺陵之欺非欺詐之欺也蓋子路剛勇而不
足於中和苟犯顏諫爭則辭氣容貌之間必有愆於
敬慎者此在後人如汲黯張昭不失爲慤直而自聖

四書言問 卷一
賢觀之則直可謂之欺陵矣觀子路於孔子率爾而對正名之論謂之爲迂知其事君不能無此失故問士而告以怡怡問事君而戒以勿欺此皆所以救其病而爲聖賢精義之學也講家乃云欺如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皆是以此戒他人可也豈所以告吾子路與

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平日辭生知仁聖之目勵勵焉以好學自居其與羣弟子常言者不壹而足矣然而弟子之淺者至謂仲尼不賢於子貢其深者雖知夫子爲聖人而亦

不能盡知聖量之所至以處已而言夫子固不必自明以教人而言不自明焉則天下後世將有忽視聖學而不知警勵者矣是亦聖人之所憂也子曰予欲無言又曰莫我知也夫此兩章皆直以天自處而其辭無謙焉夫不言而時行物生聖人固與天無異矣與天同消息何怨乎天爲天贊化育何尤乎人由子臣弟友日用而精至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豈非下學而上達是三者皆與天合德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也自顏曾以下可語此者蓋鮮惟子貢智足以知之是以兩章皆與彼言焉耳朱子解予欲無言章

謂與無隱義同而說此章以爲但自言其好學之篤其解似皆爲淺近愚謂辭仁聖而勵居好學此與羣弟子恆言者也以勉人也憫然以天自處此非恆言之而間言之者也亦以勉人也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嗚呼學者於聖人不知其量者無論矣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知聖人之爲天顏曾以下蓋惟子貢耳謂其猶有未喻也豈其然乎

有荷簣而過孔氏之門者

過之字有以經過爲訓者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有

以過從爲訓者左氏傳兩過御叔是也論語有荷簣而過孔氏之門此過字正當以過從爲訓過孔氏之門者謂至孔氏之家耳惟舍館不可謂家故變其文曰孔氏之門蓋當是時孔子擊磬於衛有荷簣者至其舍館聽之良久遂從旁而竊議之此其意殆與接輿歌而過子者同矣雖然謂子有心是也謂子爲鄙而譏其傷莫已知則於聖人之心窺之甚淺故子於荷簣接輿等皆欲告以出處之道而不能茲與荷簣面言第曰果哉末之難而他無語焉蓋正因其知己不深而有不暇與深辨焉耳世之解者乃以過其門

爲經過其門門外之言孰傳之而孔子聞之而孔子之言又與誰語者乎論語記事不若是之疏也

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九經說曰禮士冠而後容童子走而不趨不爲容也其在家無事則立主人之右南面見先生從人而不爲賓也闕黨之人或使童子將命於夫子蓋其容有如成人焉者故或疑爲益者與夫子謂其居於賓位以客禮自處遂與先生並行踰節躐等損於童子之德非求益之道也欲速爲成人而已成人烏可速爲者哉同按此章之說在包注邢疏本不誤韓退之

贈張童子序曰愈將進童子以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是亦以速成非美事與注疏同也朱子集註乃不從舊說然謂孔子欲人速成其說殆爲失之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此一章乃言天下國家之事得也者得乎天下國家也失也者失乎天下國家也曰民敬曰莊蒞其說明白無可疑注疏以居官解之其說未盡而儒者或以學問爲言誤矣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四書言聞卷一
冉求既曰夫子欲之今聞子言乃舍是而又爲之辭是君子之所疾也又之譌必猶必祭之譌瓜祭皆以字形相類而然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

古之論夷齊者當以王介甫爲得實太史公伯夷列傳不足信也雖然介甫言蓋有本也莊子讓王呂氏春秋誠廉兩篇皆謂夷齊適周至首陽之下而餓死蓋二子當時本未入周都其時武王亦尙未伐紂是固周人相傳古說前於史記所采之傳者也然而周謂武王使叔旦盟夷齊不韋則謂夷齊至周見周人

盟膠鬲微子之事因是不入其都而餓死則亦皆流俗妄言與史記等今夫論夷齊者當以孔孟所言爲據而已論語以夷齊之餓與景公有馬千駟對言則知夷齊之餓特餓於貧而無食焉耳若如周不韋及史記所采之說則夷齊乃死於節義無與於貧而特以餓死之故遂謂爲貧而與天下富貴之徒相提而較其異否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審哉曰伯夷叔齊胡至乎貧而無食也曰讀孟子則可知之矣文王之民無凍餓之老者而伯夷太公思就其養二子之不免凍餓亦已明矣其年爲天下之大老其路自北海

至岐西而夷齊者惡人不與言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者不屑就彼道路之間亦安所得食而不至於餓死哉首陽山者自北海至岐山之路也二子死於道路周之人如莊周呂不韋者習聞之矣求其說而不得遂附會而爲之辭至史記則因其說而謬傳之而遂有扣馬采薇之事也嗟夫說夷齊者莫詳於論孟就論孟而推焉夷齊之餓其故亦明而世之人舍論孟而必他書之信然則立論如介甫其爲識蓋未易及也與

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宋胡氏謂聖人教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是其意以亢語爲不然也斯言也吾竊以爲誤矣孔子於伯魚僅於獨立趨庭時有學詩學禮之問其於門人豈闊疏若是而猶可以爲無異乎嘗考古制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昏定晨省進見皆有常數及其長也易之以教而不親然則君子於子誠不可謂不遠矣夫其所以必遠者何也蓋父子至親一則懼其相近而褻一則懼其責善而賊恩欲不褻而不賊恩是以引而遠之使夫嚴敬常存而不至有相夷不祥之禍此其義至深且遠雖聖人豈異於是哉易家

人之卦比父母於嚴君而以婦子嘻嘻爲終吝非相遠胡能善此然斯義也在孔子未嘗明言故陳亢始不知而至此乃推得之論語因其能發聖人未言之義故特記之而豈謂其言之無當也嗟夫莊周有言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後世婦子家人之禍未始不由於不遠然而禮意不明宜乎有善悟如陳亢者反忽其言而不以爲是矣是說也予聞之梅丈抱蓀云吾其爲東周乎

東周者東遷以後之周也周自東遷以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再降而出於大夫再降而陪臣執國命履霜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公山弗擾之畔世變之極無以復加者也而推其始則皆由諸侯大夫亂於先而一本於東周王綱之不正如有用子而輔之以得志於天下子其但爲東周之事已乎必將上返西周之盛使禮樂征伐一出於天子而諸侯大夫莫得而與焉彼家臣者又何自起而爲亂哉孔子此言今不能測其作用如何要之其意深且遠矣嗟乎儒者讀詩謂於檜傷天下之無王於曹傷天下之無霸以爲立乎定哀以指隱桓則東周之初猶爲差勝焉耳而孔子之意則匪特取乎匪風下泉

四書訓詁卷上
之不作已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聖人之心其日在是也夫

中牟

史記趙世家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正義曰平邑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二十里相州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山時二邑皆屬魏欲渡黃河作道相通遂不成也疑字同按漢書地理志誤以河南之中牟爲晉魏之中牟通典亦承其誤近世學者辨之明矣然或遂謂守節之說亦附會不可從則又過也國語齊桓公築五鹿中牟蓋與牡邱以衛諸夏之地中牟

者本衛河北邑後晉取有之而屬於趙氏春秋定公九年齊侯衛侯次於五氏五氏在今邯鄲西南而左氏傳言衛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中牟方是時衛都帝邱爲今直隸之開州今自開州至邯鄲則湯陰其必經之境湯陰至邯鄲一百六十餘里也然則中牟在湯陰守節之言不正與左氏合哉趙之國本都耿獻侯自耿徙中牟至敬侯之自中牟徙邯鄲其地皆在大河以北於河南初無與也今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卽正義所言之地顧復初春秋大

事表已
有此說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六蔽之說他皆易明惟信之蔽賊朱子以爲傷害於物是固有然矣而恐未能盡其義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言必信者孔子之所謂硜硜小人耳豈皆傷害於物哉以予論之大人之所以不必信者惟其爲學而知義所在也苟好信不好學則惟知重然諾而不明事理之是非謹厚者則硜硜爲小人苟又挾以剛勇之氣勢必如周之刺客漢之游俠輕身殉人扞文網而犯公義者矣要離聶政之屬郭解樓護之流人視之以爲烈士耳自聖賢觀之非賊而何哉是非

徒傷害於物也已此義淺矣要之此章之義本不深蓋子路初見聖人時語故好勇亦以亂言之一類事也嗟乎無宿諾而久要不忘子路蓋終身如是也然初見聖人至戒以賊亂逮其後小邾射者欲使要之而不能孔門諸賢之進如是也夫

鄉原德之賊也

世或疑孔子不闢老氏而孟子亦未嘗排之以爲孔子問禮於聃有受業解惑之誼孟子何爲亦然則老氏者非聖賢之所惡也吾意不然孔子之言該括而曲盡其與曾子言禮旣述老聃之說不沒其長與吾

四書言問 卷上
嘗師之之誼矣他日乃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春秋
時楊朱墨翟之學未興彼非聖人而別爲一端者老
聃豈不在其中哉是不闢之闢也然而老子言道德
言虛無其高妙淡泊之說世未必從而卑下之弊遂
一變而爲鄉原老子曰謙和而鄉原者闢然媚於世
矣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而鄉原者同乎流俗合乎
汙世矣此固其人才識之卑不足以上得老子之旨
而推原所自倡是說者非老子而誰哉孔子曰鄉原
德之賊也是又闢老子之尤甚者也至於戰國老子
之學分爲數家而得其全者無人說之高者楊朱說

之卑而久不絕者仍鄉原也孟子闢之則猶之乎闢
老也嗚呼莊列之學出於老氏世皆知其爲害深矣
然而自古及今能爲莊列者幾人若鄉原則滔滔者
天下皆是也孔孟所以深惡之歟

期已久矣期可已矣

此當依舊說上期字讀如字下期字乃讀爲朞耳蓋
三年四句中期已久矣之義舊穀三句起期可已矣
之義舊註併讀爲朞者非是

比干諫而死

朱武曹經傳考證曰彬謂此章記者止序比干之諫

一似微箕兩賢初無一言之悟主者不知非也微箕之諫已貫於比干之諫之中特文勢蟬聯而下使人不覺耳於何徵之於史記宋世家徵之同按微箕之諫朱子補入集注中蓋已見及此義古人之文若此類甚眾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言百畝則五十七十皆畝可知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言交長則文王湯皆長可知也俗解以長爲有餘誤詩豳風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自七月至十月所言者皆蟋蟀而蟋蟀於十月出之其文法亦正如此

古經之辭所以簡而奧與

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聖人之書不甚言有無言有無而著於經者其辭一二見而已及春秋時老聃書出乃曰有名天地之始無名萬物之母蓋其爲說始賤有而尊無而高明好異者宗之故曾不幾時而列禦寇莊周之學出也夫有無之說後世辨論蠡起意當其初韓子所謂入附出污入主出奴者已必不免子張以謂是不必論亦顧其於道德何如耳執德宏信道篤爲有可也爲無亦可也執德不宏信道不篤下者頽惰而委靡高者

四書章句
卷一
浮游而猖狂夫亦焉能爲有而亦焉能爲無哉由是言之則有無不論可也魏晉之世王衍何晏著論祖述莊老以無爲宗而裴頠者著崇有論以反之夫天下之理非可一言盡也專言無乎則涉空虛而遺夫形而下者專言有乎則執形器而遺夫形而上者故王何與裴皆謂之不知道豈若子張不言有無之爲有無第教人以執德信道其辭義與孔子答子路問事鬼神者正同此固聖門之徒立言最善而非後人之所能及者也解者乃云焉能有無猶言不足爲輕重於義膚矣於文義亦爲未似也

喪致乎哀而止

孔安國注此章謂毀不滅性其言最得子游之意喪主乎哀哀不足非孝也哀毀而至於滅性亦非孝也是故必極乎哀而旣極乎哀則當止其言曷嘗有失哉朱子以不尙文飾易毀不滅性故疑其有簡略過輕之病然子游本意實未必然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世之辨僞尙書者悉據論語包咸注以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爲善辭而謂朱子及蔡傳所釋爲非以今考之天祿永終漢魏人已自有二說史記三王世家允

執厥中天祿永終直不疑傳永終天祿班彪王命論
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若此類皆以永終爲
與身相終誠善辭也蓋此本西漢儒者之說其解最
先故包氏用之而旣以此辭爲善則困窮語難貫故
因釋爲窮極四海也夫謂永終爲與身相終其解未
嘗不可通而釋困窮爲窮極四海則牽率不安之至
矣漢末儒者覺其不安遂棄而不用魏志明帝紀叡
惟山陽公昔知天祿永終於已深觀歷數允在聖躬
又三少帝紀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皆直
以永終爲祚盡與斑彪包咸異說當時之人旣爲是

解故其語第以加勝國之君而不敢復用諸世主文
帝紀載禪位冊曰天祿允終又注甄城侯植爲帝誅
曰皇雖一沒天祿永延其文皆避永終之辭改易其
字則永終之不爲善辭明甚矣夫永終旣不爲善辭
則困窮必釋爲窮困而豈得猶以窮極四海爲言哉
作僞古文者正魏晉間人其釋困窮永終不知仍如
包說耶抑遂用當時之解如朱子蔡傳所云耶要之
用當時解亦正自可通惟何晏注論語但取包說故
今之人遂必遵用之不知當晏之時其解已有異於
包氏者已

姚薑塢先生曰晉書武紀鄭冲奉策晉王
云歷數實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仍

同漢人相承舊解也

四書記聞卷上終

